

小时候,亲眷来了,我都端凳、捧茶、请坐,这是农家的规矩,孩子要有礼貌,我就照着做。母亲夸奖我懂事,但对我的笑一直不满意,说我的笑生硬、僵直,让人不舒服。

客人走后母亲弯弯腰,我过去了,母亲叮嘱:儿子,笑要自然些。母亲解释说,每一个人面肉、肉都连着皮,皮都连着肉,肉都连着心。母亲的话,我似懂非懂,我问母亲到底如何笑法?母亲说不要把两腮帮的肉往上提,也不要将嘴巴张得太大。母亲出门后,我在镜子前偷偷地练习了许多次。母亲

夏季的水果,赤橙黄绿青蓝紫,大粒的、小个的、生的、熟的面孔鱼贯而来,和它们热闹地恋爱,没有空窗期。现在,“媒人”也物是人非,超市水果铺只能算二流担当,顶流的红娘是各个小区的团长——上海滩邻里的飒女暖男,他们把春季百团大捷的雄风交给七月。手机直通了果园,只要你愿意,一边腾讯会议一边挑瓜买李,下班通勤路上刷屏时水果已领先一步到家。

这是个容易宠坏胃口的甜蜜季节。大团玉露蜜桃的果肉根部,丝丝红线粘连着桃核,缠绵诱人,无奈产量有限,又大多出口。远在云南的杨梅和浙江慈溪的荸荠杨梅轮番唱罢,仙居的东魁杨梅不紧不慢地登场,六月是无锡阳山水蜜桃、白凤桃、黄桃的主场。还有一种翠绿的葡萄阳光玫瑰,近几年不断挑战透明水灵的巨峰葡萄的宝座,老上海人对葡萄口味的追求也被悄悄改变着。

七月,从“一带一路”的尽头穿越戈壁滩东进的,不只是哈密瓜、马奶子和美人指。月初,库车的小白杏,像个纯良的鲜衣少年,小鹿一样闯入视野,黄中透绿甜净的口味似一股清流。新疆杏产量少,上市周期也仅一两周,在本埠的水果店里,因熟果易腐不耐运输保存,所以一直是稀罕之物。

对杏子的偏爱源于小时候烟纸店里5分钱一包的杏干、杏肉零食,特别是杏干,虽含人工着味剂,皱缩的口感失却了杏子润泽的原味,但舌尖依旧会沉迷于它奇异的甜酸刺激,不消一会儿齿间便只剩小小一粒带着回甘的果核。

橙黄色的无核杏脯是食品店零食区的尤物,浓浓的蜜色晶莹半透,性感丰腴如蜜饯中的梦露。置一枚于口中,在齿舌的摩挲之间化为一腔曼妙的甜柔,又美如腰肢柔软的维吾尔族少女。

所以,初夏时节在水果摊望见那丹红的姿色,一眼就识得是心仪的杏子了,但且慢,这其中多是产自华北华东部分地区乒乓球大小的杏。缘于对杏脯的一腔俗爱,我只执着于西域的红杏。

四年前的七月末,在伊犁旅行,因错过了新疆杏子的档期,市场上尽是大如小苹果的桃杏,唯独不见爱物,不免有点黯然。晚餐后去逛街,打算补给点小水果作第二天的零食,竟看到果摊一角的小纸箱里躺着黄中带红的小杏,虽然是品相不怎么好的尾货,如获至宝。

第二天的旅途中,端详起小红杏:橘黄中略带红晕,连着皮吃丝丝清甜,毫不黏腻,三五枚一把在握,果皮上极细的绒毛给掌心以温柔的触感。绵软的果实可轻易掰开,褐色果核躺在暖黄色的果肉襁褓正中,没错,它是我贴心的零食伴侣。

临走那天,在一处菜市场的摊位上,有心人又发现了它的踪迹,司机助力一番砍价后,这篓杏子被果断纳入囊中。回程颠簸的绿皮车厢里,我像它们的“看护”,忙着每隔数小时翻看和通风,一路灿烂一路消化,到家把留下的半篮好物火速分送亲友品尝。旅行团的维吾尔族导游,听说我喜欢杏子,他说来年可帮我邮寄更好吃的库车小白杏。感恩中我赶紧把约定提前一年写入手机备忘录。

四年后的今天,我坐在电脑前一边念想,一边在盒马下了个单。半小时后,梦中的库车鲜衣“少年”轻轻敲响了我的门。

和盛夏的果实谈场恋爱 林筱瑾

知道后,她反对说,人的笑是用不着练的,对别人好不能作假,比如做人做事不能当两面一套、背后一套。我点头称是。我当时就感觉笑蛮难的,因为笑与做人连在一起。

一次去南桥百联购物,途经广场时,后面传来了几声喊声,这喊声与自己孙女的喊声一样柔美,一样恬静。转身,看见十米之外有个小女孩,正张开双手迎向我扑来,我连忙蹲下,摊开双手。小女孩跑到我眼前时,脚步

停不住了。我知道她认错人了,就顺势将小女孩抱了起来,微笑着对她说,孩子好啊!女孩的母亲快步走过来,对孩子说,没错呀,这也是爷爷啊,快叫爷爷。孩子慢慢开口称呼了一声爷爷好。我听到这喊声,骨头就酥了,手指轻点孩子脸蛋,说孩子真乖,真聪明,谢谢孩子。孩子的母亲趁着孩子唤我的称呼,学着孩子话语说,爷爷的衣服跟家里爷爷是一样的,爷爷的笑跟爷爷的笑也是一样的,所以……

所以我开心,跟孩子的爷爷一样,这太重要了。回海边村老家时,我就去江海菜场外面的摊头上买菜,那摊头上全是老人。我喜欢买老人的菜。

这是我从朋友那里学到的。朋友说买老人的菜要做到:一是不可论斤两;二是不可还价;三是不可收老人找的零钱。朋友告诉我,这样你就能收获很多东西。

我去了,真的按照朋友的要求去买老人的菜了。老人一边挑菜、一边上秤,一边对我笑,这个弟弟真好,像弟弟这样的人,都是好人。老人递给我菜时,欢天喜地,一张老脸开成一朵鲜花,花上满是快乐与慈祥。跟亲爷爷、亲奶奶的笑意一样。

后来我一直去那摊头买菜。我相信菜是任何地方可以买得到的,但这样的笑容,可能只有那个地方有。

这是我做老师的日子,这样的笑容来自于学生的家长。教书时,我喜欢家访,真的感觉教育因家访而精彩。周日到了,我就骑车去学生家里。学生家长上灶我就烧火。有一次到学生家里去,学生父母在田间插秧,我就卷起裤管要下田,家长一把拉住我,老师,您不可以的。我笑着说,我从小就会插秧,插秧时一直和姑娘们比赛,所以速度很快,家长笑了,真的?真的。我和家长攀谈就此热络,我们说了插秧的技术要领,说了孩子的学习情况,就这样一切都在平等中结束。

走离秧田,回望秧田,看见学生家长挺挺地站在田埂上,那笑意挂在脸上,远看近想,总以为家访值得,笑意更值得。

在我做老师的日子,这样的笑容来自于学生的家长。教书时,我喜欢家访,真的感觉教育因家访而精彩。周日到了,我就骑车去学生家里。学生家长上灶我就烧火。有一次到学生家里去,学生父母在田间插秧,我就卷起裤管要下田,家长一把拉住我,老师,您不可以的。我笑着说,我从小就会插秧,插秧时一直和姑娘们比赛,所以速度很快,家长笑了,真的?真的。我和家长攀谈就此热络,我们说了插秧的技术要领,说了孩子的学习情况,就这样一切都在平等中结束。

走离秧田,回望秧田,看见学生家长挺挺地站在田埂上,那笑意挂在脸上,远看近想,总以为家访值得,笑意更值得。

# 我想说说我的笑

高明昌

这是我做老师的日子,这样的笑容来自于学生的家长。教书时,我喜欢家访,真的感觉教育因家访而精彩。周日到了,我就骑车去学生家里。学生家长上灶我就烧火。有一次到学生家里去,学生父母在田间插秧,我就卷起裤管要下田,家长一把拉住我,老师,您不可以的。我笑着说,我从小就会插秧,插秧时一直和姑娘们比赛,所以速度很快,家长笑了,真的?真的。我和家长攀谈就此热络,我们说了插秧的技术要领,说了孩子的学习情况,就这样一切都在平等中结束。

走离秧田,回望秧田,看见学生家长挺挺地站在田埂上,那笑意挂在脸上,远看近想,总以为家访值得,笑意更值得。



一些人家的屋后,会有几个坛子。小口,大腹,圆底,太过普通的陶器。竖着,也有横着,也有成了碎片。都是一片空地,有大有小,也叫着后花园。里面,有着很高的草,很小的树。有的还有烂砖,旧鞋,破瓶,甚至汽车轮胎。它们,像是在等着许多许多年的过去。它们,也像是在等着许多许多年的未来。

一般无风,偶有阳光。有的坛子,开口向上,内中有水,有着蚊子的孑子。有的开口向下,底下,会有蜒蚰之类昆虫一下子窜出,逃出地球之外。老坛,像是一种古代陶质的打击乐器,名字叫缶。你不击打,只用一双老眼抚摸。

## 老坛(外一篇)

魏鸣放

记忆:十殿阎王图腾,吃香烟纸抄的黑羊……自东岳庙向西走不多远,街左,由阿拉伯人始建于元代的松江清真寺是上海地区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建筑。清真寺西北方,中山路旁,便是初建于唐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几经兴废的西林禅寺。如果你对松江历史稍有了解,就会从那缭绕的香烟中读出这个古城曾经的血与火,荣耀与伤痛。

西林寺之西不远处便是充满着传奇色彩的秀野桥了。南宋《云间志》载:“沈泾塘。在县西五里。南接运河,北接大盈浦。”如今,沈泾塘依然如故,潮涨潮落永无休止,最南处的秀野桥却已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好在秀野桥还有许多传说流传至今,如名列中国四大名鱼之首的四鳃鲈从东海洄游到松江,偏偏要在秀野桥下集结,然后分流;如吕洞宾与秀野桥的故事……都给这座古桥蒙上了神秘色彩。

秀野桥南侧有松江市区。站在河边向西望去,一座古朴精美的五孔拱形大石桥犹如长虹卧波,是为大仓

## 魅力松江一条街

朱正安

被誉为“上海之根”的松江,有许多值得一看的名胜古迹。不过老松江人说,游松江嘛,随便中山路上走一遭,“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此话一点不虚。老拙退休后卜居松江十三年,每每行走在这条街上,便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且常因之而浮想联翩,流连忘返。

松江是唐朝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置华亭县的,元朝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升华亭府,一年后改松江府,县、府门前自然就形成了当时最热闹的大街,先后被称为“官街”、“府前大街”或“郡治大街”。孙中山曾于1912年视察过松江,松江人为了纪念中山先生,便将此街更名为中山路。中山路分东中西三段,十里长街,每一寸土地似乎都掩藏着一段悠久的历史遗迹。

行走在中山路上,首先撞入眼帘的当然是街右古色古香的“云间第一楼”。这座始建于元代的门楼,其原址竟是三国东吴大将陆逊的点将台。每每经过这座门楼,我眼前总会依稀出现一幅旌旗蔽日、万马奔腾的壮阔场景,因之心潮澎湃。

萝卜 如果说,有一种最小的“地瓜”,那么,它的名字,应该叫樱桃萝卜。一个个圆球,或扁小圆球。一只只大小,如同鸽蛋。酱汁,酱色,酱香,酱味。轻轻含着,就是珠玉。在舌上,或舌下。一旦咬穿,它会以自己的玉碎,一声巨响激荡了天地宇宙。绝唱了。最好,只念“冉冉”两字。就这两字。让它随着舌尖,冉冉而起,冉冉而下。这时,应该会有一种清涼,一如晨烟袅袅上升;有一种清涼,又似黄昏一般悠悠降落。不是吗?每一个人的早年,口中都曾有着一颗小小的圆。



## 夏日(摄影)

杨建正

新竹器散发的清香闻起来很舒服,小时候我的家就有这种感觉。竹床、竹席、竹枕,还有竹子做的饭桌、椅子和竹篾筐、竹筷子,竹蒸笼,竹子碗柜、竹子书架等,包括墙上挂的二胡、笛子都是竹子做的。一部小人竹头座车从我开始到五弟,用了十多年仍然完好,在弄堂里推来推去。我们都长大了,母亲把座车送给了别人家。那时候竹子几乎是上海人家的标配,哪家少得了买菜的竹篮头和晒衣裳的竹竿?新竹器初呈青绿色,在生活的烟火气熏陶下,尤其是经过与人的肌肤接触,本色在汗水和热气中慢慢变成老黄,再往后变成了酱红,这是岁月磨砺的结果,最后积淀在我的记忆中,生发出难以割舍的“竹情”。

几年前我在枫桥路遇见一个推着自行车卖竹竿的小贩,惊讶地问道,有人买吗?他说怎么没人买,不光老小区的人要,新小区的人也有喜欢的。后来又碰到一个叫喊修竹席的篾匠,原来席梦思进入千家万户时,竹席仍有一席之地。不由想起老家的那床四尺半竹席,是浙江故乡的小娘舅亲手做的,他是乡里有名的篾匠,花了近十天工夫,编织好一床竹席,撑船的娘舅把它带到了上海。我到南市区董家渡码头取回后,在家里的床上一铺开清香扑鼻,用手一摸席面光滑如镜,几乎见不到一个明显接头,可见小娘舅的手艺之精。很多年后竹席有的地方破了,到弄堂里寻生意的篾匠一接手我家的竹席,就赞不绝口说编得好,他做不出来,但可以补好。

竹器曾经是上海夏天的独特一景。太阳刚西下,弄堂里水门汀地上浇了几桶井水,随后竹榻、竹席、竹椅的占地行动开始了,一直延伸到马路边。1979年我结婚时,市民政局机关分配给我一间十来平方米的亭子间。夏夜小房间闷热难熬,我常到弄堂口的浦江家具店门口纳凉,一眼望去长阳路人行道上满目竹影。弹指一挥间,上海高楼林立,空调铺天盖地。竹器去哪儿啦?谁也说不清了。30年前我在老弄堂动迁之前搬走了,有一年经过那里,早已改造为德国西门子研发中心,玻璃幕墙的大楼漂亮极了。弄堂对面的八开间食品店、照相馆等也消失了,换之的是传承红色经典的国歌广场,因为上世纪30年代地处荆州路的左翼电通影业公司,拍摄了影片《风云儿女》,田汉作词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影片主题曲在这里唱响。

近日高温天,我住在100多平方米的新房里,一只立式空调、两只挂壁式空调,三只电扇,应对再热的夏天也绰绰有余。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部分竹器的淘汰也在所难免,而我对竹器的那份情感依然还在。家里保存着两块有点纪念意义的竹垫子,是我二十多年前在井冈山红色旅游时买的,放置热汤正合适。一块安吉产的竹砧板,用上一年换新的,再买还是竹子做的。四年前在农贸市场,见有人开着面包车来卖竹器,想起小时候母亲常叫我提着个破篮子去排队买菜,于是花了50元买了一个新竹篮,想少用塑料马甲袋,为环保出点微薄之力。最难忘的是把竹子做的饭勺子,用了几十年呈现酱红色。先后搬过两次家,舍不得丢掉,尽管塑料饭勺有好几把,用起来总觉得还是绿色的竹子饭勺好。过去我用它盛过定量的糯米饭,今天吃的是大米饭,大卖场几十个品牌的袋装米轮番买,远的品味东北米,近的尝尝松江米。

虽然家中竹器少了,但一勺也香。对竹子的思念,包含着一种悠长的幸福感慨。



桥。明代董其昌的《西仓桥记》夸它“蓄风气,壮瞻视,莫此为伟”。这里更是曾被称为“天下第一粮仓”的漕运仓城。站在河旁,微闭双眼,侧耳谛听,但闻流水潺潺,脑海里自然而然地会闪现出明清时代漕运码头上那种繁忙的劳动景象。

据《娄县志》等本地志书记载,公元前210年10月,秦始皇第五次东巡,自咸阳一路南下,经云梦,渡长江,过三泖,然后在跨塘桥上岸,登车上“驰道(即塘岸)”一路向南。跨塘桥也曾是康熙巡离松江之处。号称“云间第一桥”的跨塘桥就在与松江河西接的古浦塘上。

面对这座古朴典雅的三孔石拱桥,不禁让人想到陈子龙和柳如是那段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就是在这座桥上,被誉为“明代第一词人”的陈子龙与名妓柳如是相见且相爱上了;也是在这里,陈子龙送别柳如是并赠以祖传宝刀,而柳如是则以诗惜别;还是在这里,被清廷捕获的陈子龙跃水殉国;翌年,柳如是一身缟素,遥祭子龙,泣不成声……

一勺竹香 王妙瑞

旅游